

母语

世界的夜晚	5
去	6
一次	7
幸福	8
吻	9
花	10
舞	11
云	12
无知	14
怒火	15
荷花	17
橄榄	18
火焰	20
H. D.	21
十七首短歌的结集	22
隐秘	39
蓝色的时刻	40
血债	41
静物	42
天使	43
伤痕	44
手	45
女人 I	46
纷争	47
周日	48

热梦	49
天鹅	50
卧室	51
夜间动物园	52
奶酪	53
阴翳	54
杨树	55
咸与苦	56
女人 II	57
午夜	59
梵高	60
牛仔裤	61
阴谋家	63
树	64
醉酒的半人马扰乱婚礼，并与拉庇泰人作战	66
列奥·施特劳斯	68
一个夜晚，斯巴达围猎希洛人	69
轮回	71
刺客	73
告别	78

世界的夜晚

无意间，我曾闯入森林神

与宁芙们的宴会，

群蛇邀请我落座她们身旁。

第一夜，我们七十七次祷祝
葡萄与葡萄酒的丰收。

第二夜，我在蛇鳞间睡眠。

第三夜，我们七十七次祷祝
人与神的友谊。

第四夜，我流泪发冷，在火堆边跺脚，
试图抖落致死的疾病。

第五夜，我们七十七次祷祝，
直到天空泛白。

第六夜，我们陷入长久的沉默，
连呼吸都低微。

听！放逐的律令近了，凯撒是话语的主人，
我今夜就得离开。

这是在森林停留的最后一夜，
我的友人们纷纷为我挽起高豪的袖管，

别上一片新鲜香叶。

若真到了告别的时刻，

就请停止嘶鸣吧，我的心！

若你塞满我，用苦难、金子与米粟，

我会惧怕此后再听不见命运的爱语。

去

从离别时分，忧郁的活水
草木窸窣中奔走；
牧羊杖敲击石头，它便跳跃出
一臂长妩媚的黄金，攀缘出
从春祭神婚树前两次经过
窄窄的小路。路边，
你前额光洁，
正为长久的喜乐加冕，
面容却哀伤。
爱人今夜就要离去，
她的心若只是欢欣，
我又为何枉自让胸怀枯萎凋零？
我亲密的友人，你去城镇边界
买下蜜糖，做界石，
因你就要去往美与甜的那边，
而我只剩你沉重的名悬挂胸口。
动物将絮叨，林木将回响，
并闪电，与碧蓝的雷霆，
或亲切或生分。
它们会爱抚我耳朵，
用荣耀的音节，将我两滴耳垂
远与近
两边都覆盖。
两片葡萄叶织成壳，遮住我
向内凿开的月亮。

一次

我把耳朵，

钉上罗马的高墙，

眼睛，我丢去黑暗的水沟。

我的耳朵，热风中蜷缩了，

随市民们纷纷的议论一同干枯。

我的眼睛，毒水里一样亮得晃眼，

被一个女人捡起。

那便让有眼的去看，让有耳的去听。

一颗忧郁的心溪谷间徘徊；穿过绵密的茛苕，行星向大地腹腔汇聚。

幸福

我问，以什么样一颗心，我悲哭？

天国的女儿，脚踩过火盆，知晓我忧郁，
送洋蓍与墨角兰与我。

我收拾脚底的黑暗，
离开。

向野鸟群聚云团处走，去割团聚的舌头；

刀尖前，桤树林递出这三千次坠落。

破了肚腹，祈祷堆叠成陌异坟茔。

踏行音板的客友，从这敞开的内在，
你又解读出什么形状的阴影？

我决心放弃，光明的恳求。

被她温柔地亲吻眼睑，光就也化去。

当枯干洞穴浸没咸水深处，

我也就意识到幸福的持存。

吻

昨夜，我们各自落入
睡眠的两端。
一端，
宁芙正呵着你痒，
簌簌地便抖落了
阴暗处的荆棘。
一端，
是我火焰终究被浇湿。
而黎明的神圣刀片，
距慈悲仅有半寸，
便取得了雨水的丰盛。
就在这个时刻，
白色将已经下沉了三十三次，
宣告这节日的一天。
作为庆祝，我们于冰海拾花，
又从镜底，
为镜面抹上些新鲜的盐。
而那镜中话语是多么清晰！
“无人曾在白日梦的颤栗中丧身”——
——是的，没有人会死去，
除非她经受了
你于清晨别离时赠出的
这一个金色的吻。

花

等我醒来吧！死荫幽林中的二次行走！

我，一个孩童，永恒眷恋着你：

当我于今夜进入你忧郁的沉思，
星辰似乎便要击中冷湖。

是什么将你带到地面？

你难道不满于你透明的居所？

亦或是你在轮转中变得滚烫，以至于

烧穿了夜的绸裙，向她足底坠落？

凝视着你，我想到

高耸的伊达山，

或是那黄玉花环，由野兽们向女仙敬献，

还有浆果鹃的叶片。我是说，

撕去受损害的一页，我的心；

因我失去了我的相信，

你也有

你的怀疑。

舞

她在春榻上斜坐，神态娴静，
而我怎样才能将爱意诉说？
毁灭！为何总是你做我床伴？
催逼我起身到庭院，用我血
割伤银的尖片，用我骨点燃铁的蒺藜。
可哪怕那火烧得如何旺盛，
又或者这剑如何锋利，
今夜还是这样暗淡！连月亮都遮掩自己，
像是一颗被遗忘溪边的黑刺李，
只被我一个人渴盼的眼采摘。
神殿外，满树叶片夜风中作响，
写满了智慧的箴言：
“给予那些果实时间，它们每一个
都有其季候。”只是神呀！
我的爱为何还不熄灭？我的死要到何时成熟？
我生命的秋天又在何处生产？
等曙光近了，柳树在罌粟中起舞，
那刚系上条鞋的旅人也拍起了响鼓，
我的哭问都落入了夜的怀。
她秉持着至圣的静定，在消亡前
未发一语，只给予了我短暂的睡眠。

云

清晨，蛇亲近我
苦闷的根系，
而云坠入枝头，
破了肚囊。
你手的洁白捧出雨水，
湿润我头颅黑暗的内腔。

我们头发紧贴，
各自艾艾地垂首，
血里犹带着秋葡萄的甜气——
狗星一次次忽闪，伸长舌头，
好舔舐黑色的冰。

在风茄生长的土地，
盗匪持火炬航行。
我们往圆中央
钉一粒橄榄，
却无意间触及彼此的触及；

发着抖，各自撒开一床
窃笑的叶，你最终起身，
佩戴上一串手臂；
上面斑点泛着青绿，
像被苔藓灼伤。
手臂们挽着我，带我离开。

一路上，我们取笑彼此的爱，
又轻声交谈。某一刻，
我指向天空，看见我的死
悬在你的死的枝头；
而你把舌头系上云，
正要随黎明升起。我跳起来，

想抓住你脚踝的月亮，
却只是误触了一颗
金色星辰。就忘记我吧！
我落下了，再也不会升起了，我的爱；
你向天穹飞去，而我只是坠落，坠落……
若我真落入新鲜的三月，
我将为你编织花环，缠绕头发。
若我落入燃烧的五月，
我将做火焰，在你足下伏行。
可我却落入了
低垂的九月。
在九月，我只能流泪，
只能为你亲吻大地的阴影。
九月，我将为你而死，
在死中自由地呼吸……

无知

曾经有这样的时刻
我放开手
放弃对矿石的采摘
转而跃过午后
树与藩篱
一直跑到心脏发烫

情侣们窝草垛里
先是爱
然后是笑
女孩儿有颤动、鼓噪的乳房
挣起腿的爱人
落下树梢
吮吸充血的夕阳

我学着开始原谅
爱的私密
在冬日
我们谈一切都谈得太多
等到面对春天
便陷入难堪的沉默

再次行经密林
叶片已如潮水涨起
不必再重复那些深藏恶毒的隐喻
已然破碎了
在幽微无声处
晦暗的心

怒火

神秘，我无所知，
消磨热天中。
伊两次拦下挥手
复仇银弹，要吻与我。
我看伊，是秋沸煮葡萄，
伊吻我，虎齿分明娇俏。

招呼逋囚客友，
升攀高高枝杪，
请宴第二个自然。
自童提，我昏昏然撞落
远鹿儿毛角，巧巧饰面蝶帆，
遮渗光小疤。伊眼泪流枯，
疾疾地讽我，要中伤我，
可我只站进沉默。
是护卫沉默的一景，
便用歌，打匹愤怒的布。

皓白天云，欲落雨。
我歌时，月打息气。

未蒙的园圃，探火花苗，
雨涡中将息。

红雀细美，此漩角落足，
啄夏日未剖的心。

而伊吻我，伊吻我，
吻我束飘摇的怒火，
栓我在欢笑的树下。
树上那吻国

投下些吻的节日，
在火中，在泪中，
烧我性命。
伊唇壳受釉瓷色，
而我受屈罚。
我看伊，去摘伊假面。
伊吻我，虎齿粒粒分明。

荷花

今夜，我远离人类，
因我知晓夏日的秘密。
怀揣着两滴金色，
我从港口踽踽，
一直行到雾气尽头，
头顶一粒生锈了的月亮。
借它黯淡，我爬上礁石，
拾起海鸥的死，
从嚟囊底为你取回眼泪：
里头有亚细亚的芳香。
我想念，檐铃底下，
你是多雨的荷花。

橄榄

假如我能忘记你，
那一定是在明天；
因眼前的这个夜晚
又为你新添了四个名字，
我却才勉强忘却半个！

当我是孩子时，
无论古文外文，
我都忘得飞快；
给别人的承诺
我眨眼就抛开，

可一见着你，这天才我竟忘了！
不见你，舌头却滚落你的名，
比秋气里颤巍巍的苹果、
比开春被太阳晒干的雪块
落下高枝还快；

我慌乱地打开白布
踢踏着要接住它们，
怕被人们听见回响，
揣测出我心口的季节。
爱，你这疾步的，就这样锻炼我的敏捷？

罢了！如果我果真在言语着，
那为何胸中郁着这些疼痛的沉默？
如果我果真沉默着，
那又是谁把温柔絮语吹到耳畔？
镜子里头，是谁口咬着舌头、精神，眼瞳发烟？

哈！要从我嘴里逼问出爱情，
你得寻那火神的铁、恶龙的牙、女巫的毒水！
从我舌上剥去你的名字
要比从肉里剥去指甲更疼！
你悚然地，密密地眨着你橄榄样的眼睛，

仿佛在说，在你的爱的广远的活水里，
我不止一次察觉自己丑陋；
我眼珠早已被盐腌渍成两颗爬满藤壶的石头，
里头是挖不去的、密密的注视——
所以，爱，且闭上眼，让我们试着先原谅彼此！

火焰

被绝大的死的阴影笼罩，
我咀食蕨类，咀食沉默。
我唇边因此是多么苦涩呀！
眼里又掉下多少铁泪？
桌椅台柜知晓我悲伤，
纷纷近我，蹭我手背；
在过去，它们也欢闹，
于你膝下曳尾，咬你裙摆。
你一声哨令，花盘便飞起，
烛火升腾，银杯闪烁满溢。
我的家的肚肠指示着你！
枕头里密密缝着你的梦，
镜面蚀你些眼底的热雾。
那口老钟也渐忘了日夜，
据你的呼吸而咿呀喘喘。
它们却都各自这样死了，
于曙光里熹微地顿首了，
于我泪的铁里埋下去了。
而天边那些个无引语的小星，
她们亦知道我曾为你去忧心，
像我的嘴曾吻过花底，
也曾久久尝过蜜的甜。
她们要接我，许是去那一边。
可我去阳台上，跨不过栏杆，
一排风与牙的交错；相反地，
是栏杆终于跨过了我，一汪
浅薄的心。

H. D.

忽然，昨日，死
于我不再是空无。

我怀疑，是夏天助长了
我对火焰的想象：
地狱于海风中结出花苞，
玫瑰般绽开。

那十七层花瓣堆积、
包裹、浆染；我看见像藜麦
沉甸甸在火里熟透

受苦的魂灵：她们，悬上一根
长绳，踢踏，去蹈葡萄。

如果我可以跳进去，我可以沐浴。
如果我比水焦渴，
我会比面包饥饿。

所以，扯破我的喉咙，
扯断那暗线，在穹顶；我怀疑，

是夏天来得太早，
而我醒来太晚。

十七首短歌的结集

I.

假如还有明天，
我定会把你忘记。
明天，或许是春天，
我会找一处空屋，
那里只有铁和苔藓。
春天，我是被皮囊兜住的一个心。
春天驱一个没有舌头的我，去放牧
十口不看我的眼睛。
数吧，爱，数岸上矮矮一列果树，
有多少开着苦涩的花，
有多少正在枯萎。

II.

像你这苹果树般的姑娘
总投下轻盈甜蜜的吻。
累累的吻
却也把枝头压低。
若是果实四下滚落，
要跌进树荫、火把或泉眼，
那就让她们去追吧！
这些个捷足的孩子，
若她们绷紧腿，跳跃起来，
也能抓住你。
可我呢，爱？我正在死，
在泥里据着根，
忘记了天空的颜色。

III.

到黄昏，爱，
我会敛声；
因我要走去海边，走去果园里，
和果实们一道呼吸。
从那里，我去看天空侧面，
看见夕阳比纸更薄。
我怕，爱，我说那左撇子的话语，
不小心会戳开几片
痛苦的洞，
从里头吹落
一地金色水仙。
她犁过天空，是一道泪痕。
她落下的时辰里
长满今夜
无歌的睡眠。

IV.

当你牵着
这忧郁的月亮
要走进山谷，走到幽影里；
爱，听我诉说。高高地
你曾往月亮的长角
系上水、小麦和葡萄，结了满藤；
又把我低矮的心
系上另一只角。
若因着好时辰的慈悲，
你取浮石，只割下月光
作你凯旋的纪念，你手的洁白
比羊毛柔软；
那为何你打开我，莠苕里把我放低，
却不听我血低低哀诉，
竟仿佛爱的窃语？

V.

爱，我今夜在站台上，
感到久违的宁静。
我倾听那些树影，
她们沉默着
在等待雷声过去。
夜晚的列车
载满了劳作的人；
我看见，有人读报，
有人喝热的苦茶，
还有两个孩子
在车厢外面接吻。
她们飞快地过去了，
像是不知道
在雨中，爱，我又一次
忘记，要寄出这封
匿名的信。

VI.

爱，你若起疑，
若不信你的双眼，
我给你我的双眼。
你会看见我，
我是那被斧斫去的我，
是木头被堆起来。
我是你雨靴底下
长出落叶的枕木：
在死和死的永恒之间
隔着同一粒火焰的两次战栗。
爱，若我心没有一片片破碎，
你不会将它们拾起。
若我心犹陷镜中，
它忘记它的锋利，
你不会流血。

VII.

而蜡巢蜜已流干。
夜晚，土星色的夜晚，
不再经过。
是谁在惧怕永恒？
你静立，依然像是
黎明、树梢、白色的慈悲。
你向拉琴人索取零钱。
你有宽大的口袋，你装载银，像装载水仙。
你的手汗，我想，会抹过总统跌倒的眉头；
你会磨去花，像你磨去石头。
是谁在惧怕永恒？
此刻，爱，你不知道，我也厌倦了离别。
或许，我是一颗永远只在黎明痛苦的心；
在夜晚，我泪水的两个问题，是你蓝色的双眼。

VIII.

清晨，我看见群鸦停驻，
要啄神唇角的浅白。
那白一如往日壮美，
仿佛从未死去，
可我从永岸听它吹息，
又是多么忧郁！
你我的泪水，若吹起，到天国，
悬坠下一片片小小的、银的头颅；
爱，你送我蔷薇，还有银项链的某日，
我忘记谁曾四次打开衣橱。
打开身体，爱，在忧伤的夜晚，
我想进去，想要假扮
你每一件浅薄的衣服。
金的机器清晨开动，
大地四角热雾升起；
我们各自落回日晷两边，
当你忘记了什么是火焰，
而我睡去，爱，当时间把我夹藏
进那燃火的被褥。

IX.

你说的那许多梦，爱，
我也都做过：
壁炉，冬日，金色的炉火，
掉进怀表的狐皮褙子。
你抱着我，站进田野，站到谷仓之间；
吻我，像吻被松木烤软的苹果。
我这是在触摸着火的铅？
是丰收，爱，丰收，火焰。
烧吧，你望着我，
把麦子烧透，是火焰，
像你叫我用一个词
去把所有梦忘却。
破碎的时刻，你是我语词间
唯一一次象征。

X.

昨夜，你豢饲的猎犬们
围绕我，少女般言语，
诉说上个冬猎，
我在雪上留下脚印，
像一列橄榄。
她们几次找到我，看我啜饮雪水。
双眼，她们说，苦于杏仁。
那个下午，她们说，
带着太阳和铁的怨恨，
把我抛向她们的是你的手。
高高抛起我，爱，
让大地同白帕被风卷去。
那个冬天，
就连堕落也是美丽的。

XI.

在收获的那三天，
我喝醉了，爱。
我背靠高高堆起的
粮食的叹息。
我们昨晚宴会，我们今早清洗。
你从盘子洗去银，
留下圆的形状；
从杯子洗去玻璃，
留下杯子的形式。
同样的，你从我洗去我，
只留下昨晚吻的痕迹。
我喝醉了，爱，如果你能听见死
在我体内晃荡，
像谷糠抖落筛子，
发出沙沙的声响。

XII.

爱，我是树上吊起的果实里
最接近成熟的那个。风
把我推前，推后；
绞索，
雨洗得发白。
那伴我吱呀作响的，三三两两；
我最高，也最丰美。
站我脚下，爱，伸手采摘我。
你会看到灰暗果肉里，
小虫们前前，后后，沉沉睡眠。
那粒没有被鸟当核桃啄破的眼睛，
它们悄悄吮吸；她正俯瞰一整个
肉桂色黄昏。市集中央，
教堂尖顶恍若投枪，钉死在地面
满身疼痛的蛇结，仍打着颤。
爱，我心几乎要被幸福涨破。
因为，在这样高的地方，
我能第一个看见晨星。
并且，送别暮星的，
我是最后一个。

XIII.

抓起我，爱，像抓死的莎草。
与你，我永愿扮演荻多，
迦太基人的女王。为她
我曾流下多少眼泪！
或特罗曾的淮德拉；她咽下火，
像被诗和哭泣困扰的喉咙
咽下阴韵。七扇大门的忒拜，
或莱斯伯斯岛，我都愿去。
可你把我，黑发笛女，赶出筵席，
又远远听我歌咏爱的事情。
如何，爱，抓起我，抓苦涩的芦苇。
你用一根银线，排尽了我胸膛膏脂。
榨取我，爱，往我空虚里吹气。
从中，你是听见了海水，还是礁石？

XIV.

从韦里耶尔，你给我
带回一捧醋栗。
于是，爱，我听说，
夏日已经来临。
我们彻夜谈论痛苦，
还有绝望的爱，
时而拨弄广播，确认夏日到来。
偶尔，我们拥抱，像两只杯子在撞击。
可夜晚，夜晚，我们说的夏日
固然是流言，谎言，我也曾为它哭泣。
从山毛榉，接住你
从窗口丢下去年的花裙——
从那天起，爱，我便看见夏日
是眼泪的实质。

XV.

我远远看见太阳
留下现象：那是黎明，
爱，是个恶时辰。
赤裸脊背，我俯作狗，
向英武而光明狂吠。恐惧
和胃一道打摆。
打我，爱，呵斥我，
让我除你之外
不再认识友谊；
让我皮肉结成世界
新的伤口。
作为主人，爱最是严酷。
她给我吻，一些欢笑和树。
爱，在你之外，
我不再寻找新的夜晚。

XVI.

爱，我们由一个
满心痛苦的人写就。
这个人，你熟悉她的脚步：
轻慢，局促，时不时亲吻家具。
今天，她只在书房踱步，
却总想走进花园。
你可还记得她呼吸？
记得她吹干我们，
像一把盐渍的无花果
滚落沙堆？到下午，
打开窗，刹那
便挤满了黄昏嚎叫的刺槐。
她想梳洗，镜中
钟表失去位置：远处，一道闪电
正碧蓝而静穆
地上升。
爱，披上人的面孔，我们为她呼喊。
爱，那只手写下我们，也触碰过你。
它曾同样捂住疼痛的心灵，
拭去同样苦涩的泪水。

XVII.

爱，我的童年总伴着雷霆。
有一天，我记得，我和蜜蜂
都抢着采摘刺槐，
去舔舐花底的蜜。
爱，我们各自
是各自时刻的孩子，
“月份是我们姊妹，
显出我们的大与小。”
若能有马的思想，
我会向未来疾跑。
然后，在爱中。视野是无限的。

隐秘

趁一个好冬夜，
我写下滚烫的隐秘。
我，命她们伫立，命她们受诗歌
神圣的中性照耀，
不顾原野本是一种羞耻。
可她们各自蜷曲，
像疲倦、带着泪水的绒毛，
在底边爬满树叶。
雪里，我曾向你递出无边怒火，
受创的心灵死咬住痛苦：
就此，你回答我，是谁面对神明，
既无仇恨，也不原谅？

蓝色的时刻

雪，在这里，
还是在那里融化？
在麂皮靴子底下。
可毛毯也有些湿漉，
是因为，朋友般的蓝色，
为你，我有三个夜晚都在哭泣。
你在门上，在门的豁陷里，
要长久地静默。还是说
你已经睡去？你若醒来，
我会忠诚，我会等待：像等待
日落前的蓝色时刻，
和你在火光里长久交谈。
看那灰蝶螈是多么肥硕！它叉着脚。
我说，跨越大地吧，
伙伴，跨越这棋盘。
你有蓝色耳朵，能听到
空荡的风跳下空荡的楼顶，
并坚信有树将它托举。

血债

在乡间，
石头有敞开的光辉，
哪怕这并非冬天，
今夜也没有雨水。
可几只鸟淋湿，稍息，
站上井缘，
脚下砖石倾圮。
它们让我想起
我心也曾受过戕害，
这样一系列小黑影。
我们面前有银碗，
有深深的血痕。

静物

用蓝布
把窗都围起来。
像这样与你交谈，
我不会羞耻。
我们试图谈论艺术，
纽约的冬天，还有宠物，
也可以避而不谈自己。
你往桌子中央按下
一粒方糖：
我和你，隔着熙攘的雏菊。
若某处有休止，
我会呼唤你，
却为喉间这名字的坚实
感到讶异。
我们都曾耻于词语。
若不在雨中，就没有姿势是正确的。

天使

三年前，
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我止不住哭泣。
那天，你眼底有
铅色的疲倦，
哪怕你一如既往，
是一个蓝色的女性。
你给我带了花，
这给了彼此触碰的借口；
可我一时竟无法分辨
你的，到底
是指甲在前进，还是
肉体在退缩。
你死后，我们依旧在长大。
我心也曾许愿，这一天，
要诚实地去过生活。
可你从盥洗室回来，
披散着被泪水和睡眠
打湿的头发。

伤痕

我们乘车去，波士顿，
去看塞尚。
是的。
你靠着车窗，
远远坐在阳光边缘，
像一颗被敲开的核桃。
是的。
还会有更多、
更多石头。
你希望，我们站得更远；
我希望我们靠近。
有一瞬间，我们都愿意相信，
在色块背面，
还有尚未开掘的蓝色，
只有我们能看见的蓝色。
到下午，我们自然地开始议论
彼此的身体，疾病。
总有一天，
我会直面你心。
面孔是我们心上的疤痕。

手

被放逐的我们站进橱窗。
被假扮，然后假扮：
我怀疑，你的眼泪是真的。

赤条条，你爬上街道，
白昼碎在膝盖两旁，
终会一片片上升。

你和我，从地上捡针头，
向体内注射一筒又一筒的月亮。
若不是这二十二个女儿

摆放我们，
甜白釉的夜色，
我们会待到凌晨，

像野兽在草地嬉戏，
咬彼此蓝色的毛发。
石头，界限在燃烧，与我们攀谈。

节日，占有着心灵，没留下痕迹。
你攥我左手，坚实的手，
布满针孔和血肉。

你要主宰我的命运。

女人 I

你又一次走进
许多厨房中的一个，
没有忘记带上粮食。
你围裙上抹干净双手，
水槽里摊开肉的恐怖：
我喜欢看你用刀和火的样子。
秋葵的血，豆的血，牛的血，
它们要流开来：
你扎起头发，不让它流动，
遮挡你视线；
可流动的必然胜过死的必然。
哪怕你切丁，剁碎，碾出汁液，
舌头，眼睛，骨骼，地面植物，
我们依旧不断涌出。
你告诉我，那天我要剪去几十个小头颅，
灰黑长条的头颅，死得近乎透明。
延斜线剪下，他们身体依旧会弹跳，
带着物被杀的欢欣。
到了夜晚，我们围灶神而坐，
各自赤裸各自发光的面孔，
像是一群太阳在进食。

纷争

枯草战胜了我们，
尘土是我们的纷争。
我们，爬进洞穴，
为彼此的泪水哭泣；
昏暗中，我们凝望彼此，
却不知爱何以沦落至此。
你向洞壁丢投双手，
像两只碎陶片；
我颤抖着吻你，尝到
你我的罪孽在秋天变甜。
所以，让我死在你的死之内，
我们是同一颗葡萄。
让我醉倒在你的吻里，
如果你有比我更美的灵魂。

周日

荒野的死肉，酸野梨，
你是荒野的灰眼睛。
我躺倒你身旁，
作你生命的第二具尸体。
她几乎和你一样年轻：
瘦长，坚硬，犹然带着希望，
声音黑于夜晚；
仿佛从她的肚脐，到心，
有架客机低低盘旋。
你走了很远，到路边喂山羊。
我坐车里，在一本无趣的书上
浪费时间。
云在形成，我们来弹吉他。

热梦

你倒下，藏入你的血，
要像一块金属坠入
红色天鹅绒
海水，潮汐，海浪，
这梦比黑暗要热。
你的思想又是多么柔软。
“我醒来，看到她手指
在我体内。在……”我体内，你手指。
那一刻，“我感觉她是我。”那一刻，
你是我身体，我的感觉，
在黑暗里开出
一朵苍白，硕大的花。

天鹅

天鹅，我们都爱她。
有时候，她梳理羽毛，
像个黑色的银行家。
她游到湖心，一片玻璃帆；
一块大理石从未经受清晨，
你给我两束，三束。百合花。
你我生命开始得不好，
结束得也悲哀。
所以求你不要带着蔑视看我，
眼睛样的儿童。
你不知道黑暗曾如何摇晃我们，
仿佛在摇晃夕阳。
你不知道我们独自走在夜幕下，
也像水那样争吵。
而天鹅，她拨开我们，
似乎对人类想重申生活权利的愿望漠不关心。

卧室

生活局限于卧室，
房子的一角。
有时候，窗外雾气翻涌，
像是行驶在海上。
没有桅杆，没有舵桨，
也没有缆绳和帆，
我依旧了解，心是一艘奴隶船。
我看见，四面倒挂着黑色壁钟，
一只脚作分针，
一只脚作秒针。
手是钟摆，有钟摆铜铸的黑暗。
可影子和鱼都在腐烂，
而海水像是奶油；
我闻见浮藻，犹带着遇难者的雾气；
若我探出窗外，手里抓住了这种黑暗，
让我用辛香的太阳保存它；
让我抱着它，仿佛抱着一个小神明，
忧郁的皮肤紧贴。
等到日落，我是多想就这样
听着搁浅的灯们谈话，
细语在岩洞里回响，
像螃蟹爬过枕头。
它们说，天花板上金子在腐烂，
衣柜板壁间还藏着许多古金币。
即便，我有时仍会想写许多信，却找不到地址寄出。
这些记忆，我只能烧成灰，喂给床底的蜘蛛：
我梦见爱，它学会投网。

夜间动物园

不要再伤害我，夜晚，
我已哭声疲惫。
把我也折起来，像你折起水边
那些巨大、沉默的动物，
它们灰黑脊背隆起。
在动物园，隔着玻璃，
我们也能望见它们结对行走，
像是太阳的军团：忒拜有三百个爱人，
太阳是块咀嚼苔藓的石头，
所以太阳比石头蠢笨，
这能从它们眼睛里看见。
它们不知道夜晚使一切迷失。
我们四处搜寻，想观瞻夜晚的犀牛。
可透过芦荡去看，它们杳无踪迹。
只有甜蜜的昆虫蛰伤池塘，
苔藓暗中干枯。

奶酪

春天，玻璃变得柔软，
所有反光向我倾斜；
我有让事物腐烂的才能。
比方说，心绝不会轻易破碎。
可我敲击它，搥它存雨的鼓面，
它也哀哀发出几声狐鸣。
你脚踝洁白，抱着我，旋转，
永恒，旋转，到永远，
我总跟不上鼓点。
晕眩时，你望向天空。你说：“蔚蓝，”
这天空沉重得够我往上面刻满墓志铭。
你不知道，我的脚下，大地正在变空。
它像一块多孔、生蛆的奶酪，在吃我。

阴翳

我要回来了，我是候鸟。
你，拍岸的松针。

我们与所有人塞紧耳朵——

松涛冲刷石皮，
山谷吞噬心灵。

所有人去注视山阴暗处，山的南面，
脑海中同时划过无限这一概念。

从无限开始游出，
被席卷像拍岸的松针。

无限让我们感到什么东西都在变小，
而童年的消亡本应带来另一种命运。

杨树

杨树，你是天底下
最沉重的樗卯。
你在夏石间深深地扎根，
枝叶犹然带着雪的意见。

我从未想要伤害，
也不想被伤害。
被箭镞咬进树心，
我抚摸你运思时干枯的体块。

你一接近，我就渴望毁灭。
溪水往你脚下回旋；
我倒伏，紧贴大地，
却听不出里面是黑暗还是蔚蓝。

笑吧，杨树，让笑在叶尖闪光，
咽你仇敌的鲜血。
你杀我，无非是为了宣泄怒火，
或是为了黄金。

咸与苦

盐，柱一样的盐，
封存我舌头，让酒变苦，
壳一样、水一样的盐。
让我眼睛发干。

尤其在海浪就要被海水熨平时，
沙砾显得浅白、枯燥；
我一度怀疑，
有月亮在浅滩爆发。

不再为自己留存泪水，
深度也一并消失。
你和我，房屋摇摇欲坠，
像两间石榴邻近，
圆弧撞击着圆弧，
各自饱溢血汁。

这也让我对爱有些新的察觉。

石榴和石榴，
月光下，
你们是如此咸而苦。
像我野生母亲割去的乳房，
我曾允诺做她野蛮的孩子。

女人 II

1.

秋太阳，破坏夏天
这蓝色的政权，
你用行为统治我们。
你带我们逃离旧地狱：
这不会是第一次你称我们为女儿。

2.

自那次野餐后，你坐上我的车。
我们各自望向窗外，各自怀着希望，
我们看它们像棕鸟在树枝间跳跃。
等我们到家，我会先在窗前踱步，又下去花园，
仿佛活下去多么是一种不便；
你会赤着脚去浴室，为地板
先盖上一列湿润的足印：
灰白黄，刻耳柏洛斯，黄白灰，
她们依序敲响门铃，带上香槟和覆盆子饼干
想重新认识我们；我和她们约了改天。
然后是信差，众多谣言的情人。
那个粗壮臂膀的特立尼达人
为我们搬来了整箱牛奶。

3.

灯罩，瓶子，我有各种形状的黑暗。
我的心，犁开沙发的绿皮，沉入海绵。
每到黄昏，沙发比大地更柔软馥郁；
我却像是被你环抱着，当你侧过身；
我头一次感到火焰的滞重。
可你终于够到了遥控器，你打开电视：
可你为我播放生日的录影带，出于爱而非善意。
画面里，你闭上眼，并拢烛火，双手合十；
你用你手心的黑暗为我烧制了一个新地狱。
把我插进陶土环抱的孔洞里，
于是摆弄我，装饰我，我只愿朝向你，
我只愿做你炉边沉默盲目的花。
我看你吹灭蜡烛，没有哭泣，或者没有泪痕。
但面对我你总是哭泣：
这常常教育我的心。

4.

你说如果你有一天消失——
你厌倦了婚姻。

午夜

黑门之星，把坚硬的短草
从长草里分开。
借你幽光，我一时只看见旷野，
为我染上铃兰色。

你从不像那辉煌的春轮
把天空碾得直翻沫冒浆，
从不在壮游间袭夺鸟的思想，
仿佛是世上唯一发光的那个；

你也不像那欺瞒的水仙，
百合之窃匪，丁香之蠹贼；
海卷走未熟的梨、薄荷，
于沙地留下多少发咸的眼。

黑门之星，你
总在某些被我们称作巨大的事物间
跳
跃；

不在所有人面前生活，
你用隐秘把隐秘说出。
把长草从短草里分开，
你的幽光笼罩旷野。

梵高

在美术馆，梵高尤其有限，
这让我得以站去一边，你占据中间。
你和我，各自面对着一颜色，
它们把你从我分开，又一次：

沉默是一项集体的事业。

梵高的画，我尤其喜爱从侧面观看，
这让我的注视得以展开那些痂和卷，
爱抚那些柳痕、尸块堆起苔斑；
新鲜的蓝色切开底下更深更旧的蓝色，

流出黄金。

可眼睛是一个尤其沉重的画框，
它从不可见中勾勒可见——从你勾勒出我。
这得以解释我们对话中时不时沉默，
时不时被注视打断。

注视。我听见画笔的巨响。

牛仔裤

浓雾让风景变得如此熟悉。
很快，那些高大树木和鸟鸣都被掩去，
我又落回自己一个人，开始思考与你生活。
我想，你现在一定还在修车，
穿着你那条洗得发白的牛仔裤，
从十九岁一直穿到现在，像是一面旗帜。
我曾爱过它每一道皱褶，
我感觉它们每一道都有其坚硬的质地。
还有那几颗假牛角扣，有两颗掉了，
在我们随夕阳从草坪滚落之后；
之后我们第一次亲吻，之后你带我去汽车影院。
从牛仔裤口袋里，我曾掏出过车钥匙，
唇膏，女士香烟，还有弹簧刀；
对我的左手，它像是同样厚实的右手，
或是掌纹，或是涟漪。
我想，哪怕是到了地狱，如果我看见你，
哪怕你与我一样哀恸，
你也还是会穿着那条牛仔裤。
你还是会一样在河岸边踱步，
不自觉跳起，为黑暗踩出一个个深浅不一的
小黑暗；
你脚下碾碎了的番红花，挤出它们阴郁的浆液，
比那许多个发光天体、比那天夕阳还要鲜艳，
因为它们各自有各自古老的心。
等到最后时刻，
渡船即将到来，你还是会紧张地把手
插进你我熟悉的那个口袋，紧紧攥着铜币——
你的手从不曾这么冰冷，布满盐和细汗；
你紧攥着，像你曾紧攥我明亮的野心。
和你生活，我们都会不自由。

那条牛仔裤，你会一直穿着，
一直到死撑破它嘹亮的骨骼。

阴谋家

八月，总是带来这些
伤人的巨响；
如果不是我告别了语言，
我会以为
这是新的一场战争。

可一声声叫喊依旧严厉！
它们发自一颗死黄昏的心灵。
于是从男孩们
飞奔出了女孩的夜晚——
母亲栖息在路口，黑于夜晚。

没有母亲，我们早该知道，
最后会只剩下你、我。
而我们百无聊赖，拨弄彼此四肢。
而我们这样占据草地，
连影子都显得庞大。

我们要做这草地的主人。

早已告别语言，在七月，或者六月，
我一早就已告别那些没有秘密的雷霆。
黑暗中，我们点发葡萄弹，
谋划着处死梨，清算橡木及其党羽。
我们的阴谋让天空环布皎洁的鹰。

就让我们黑暗地说出彼此曾百般珍爱的词语。
让我们向彼此起誓，要永远在这地上做神明。

树

1.

房间是无垠的，
我独占它。
可我无法占有窗的限度，
太阳和所有风景。

只有一棵树是属于我的。
我看她往窗上投下树影，
轻松而妍丽。
这绿焰是多么小，
她动摇多少词语的决心。

2.

多少次，我将沿着白色道路
来回经过，
时而想起她，时而忘记。
我像是穿行在忧郁邻国
和通敌的母国之间。
当时她枝头站满风，
更要矮矮地倒向我，
查读我多情的证件。

3.

一颗心，从站立，到卧倒
只消一息，
我不再落她枪口实。
我在地匍匐热气里。
或者我该仰躺，满足她索求——
夏天，吻，作战，
我们得捐躯相抵。

你我汇合于暗处——

吻。何尝国界这样柔软？
国界从未这样充满屈辱。

醉酒的半人马扰乱婚礼，并与拉庇泰人作战

我曾像
未开封的酒桶
一样诚实。
带着栎木香气，
一颗心圆而重。

这是说，
我的心曾满是预兆。
它想象自己沉重：
雪松们交谈，在暗中；
还有词语，泪眼似的葡萄。

这是说，
这一整颗心就是记忆，
沉淀，上升，下降，发酵——
酒色海水，女孩是天鹅色，欢笑——
然后玫瑰，婚礼。玫瑰，光明的筵席——

哦，不再，不再，
野马们拉紧弓弦，
石头惊骇它们马蹄。
它们踩死石头。熄灭蚂蚁。
它们的弓很快搭开一个虔敬的圆环。

很快，血和酒一样多，
既溢出银杯，也溢出金杯，
生者和死者一样疲倦。
我们倒塌下去，像桌椅堆满地面。
新的，旧的，瓶子落落累累。

这颗心横遭了践踏，这一整颗心
仍长久地发出尖啸，醉且恶毒。
徒劳，我的姊妹。
徒劳，这些眼泪。
你我用眼泪去遮盖这些委顿的母语。

列奥·施特劳斯

列奥·施特劳斯，
一个犹太哲人（并非拉比），
长眠于安纳波利斯的犹太公墓，
和他妻子一起。
我们某夜聚集在他墓前，吸食玛丽·简。
יהודה ליב בר אלחנן
从我们无力的空腔，
我们吐出烟雾，和月亮有一致的紫色。
שמיני עצרת תשל"ד
我们在杂草丛中翻找露水，蘑菇。
但是没有，因为黄昏早已过去，
那魔法的时刻。
草坪上曾有萤火虫像星点。
而正午也过去了，那时影子短于心灵。
正午，我们坐在港口，嘴角沾满热狗上的肉酱。
我们数落鸭子在水面上来回。
1972年，夏天，列奥·施特劳斯振作灵魂，
试图描述对永恒轮回的印象，
这个印象里我们尚未存在，
语言还不认识我们面容。
可圆环十分巨大，即将连起首尾；
为过去晕眩，我们曳步墓碑间，
像找不到身体依附的敌怖客。
或许，我们终究得以见证漫长夏日的终结。
但太阳是永恒的，它从古典开始照耀，
它上升的长鞭驱散我们这些年轻亡灵：
到夏天结束，有两个会去纽约，
一个去西部，
还有一个前往新加坡。

一个夜晚，斯巴达围猎希洛人

大地，满是水仙。
这坦率的心，
我将抹上鲜血。

为面容涂抹一层泥土，
为泥土涂抹一层泥土。
黑暗长着与我相似的脸。

低伏在暗处，略低于影子。
有狐狸刨动着脏腑，
在洞里挖洞。

我高举小剑：
下风处，橄榄惊惧，
无花果授首；

像酒桶被凿开，
或麦袋被扯破，
从空虚你流入空虚。

身躯倒垂，你让夜晚显得更为巨大。
你发间有焚烧战船的气味，
而舌头静默得像是香松被摘尽树叶。

我曾想，整片剥下你的黑暗，
久晒它于桩尖，
阴熟后掀开：河床正在变甜。

有时候，我想饮你的头颅。
我想看酒从你眶骨溢出，
既非咒诅，也非祝福。

直到干枯，我仍会注视，
仿佛透过这两个空穴
就能窥伺永恒。

这小小的颅腔曾藏有多少麦田，
多少秋天，多少歌谣，
多少铁和葡萄；

它曾想象过多少高塔，
多少街道，地铁，游泳池，工厂，
和酷儿们沉默的双眼。

轮回

灵魂，狂妄且巨大。
她吻住自己，
让身体显得狭小。

灵魂，烧弯骨骼：
她眼含烈火，
让金子也显出铅色。

有谁未曾见过灵魂，坚固而雄浑？
是谁未曾见过苍穹在极点迸溅光晕？
谁未曾见过朝霞如血如蜜，席卷墙垣？

可是东风驱策赤草，
割刮牛皮胫甲，
留下白痕。
像斫断桅杆，去填补船隙，
我们砍倒神像，作石料，
去修葺防壁。
哦，城墙，如今长满神明的眼睛。

可是一个灵魂正在归来。
正午，钟声回荡幽林。
母亲摘下染血的蟋蟀，
丢入坩埚细细熬煎。
童贞的心，血污里扑腾，尖声哭叫：
哦，母亲，煮沸了我的脑，你要吃我的肝？
哦，生者，这迷药叫你梦见亡灵。

有谁未曾听过灵魂，清澈洞明？
是谁未曾听过那灵魂不死的消息？
谁未曾听过如泣如诉，却并非笛声？

若我流泪，
一定是从心底。
这种幽暗从不愿落入地狱：
除非火中有鼯鼠，或蛇的宁静，
欲舔舐心上的盐。

若终究会有夜晚上升，
给月亮以圆满的轮廓，
我就可以闭上双眼。
确证有物持守心灵之外，
我就不再恐惧呼吸。

有谁未曾闻过夜晚，这样忧郁而馥郁？
是谁未曾闻过苦涩，竟与幸福一样短促？
谁未曾让香炉显得狭小：吻穿过芬芳的雾？

刺客

哦，神女，匡扶我喉咙，
只因我将歌唱那五名刺客，
以他们各自的义勇
去催促我这颗昏暗的心；
我要以热血和臂膀去挟持这颗心，
正如曹沫，鲁国人，挟持了齐王，
正如鲁国的危墙就要倾陷齐国的大地！
鲁庄公，好力却陷入恐惧，
但终究未辜负曹沫之勇力，
由他背弃那不公的盟誓，
夺还了他三战三败丢失的鲁国土地；
哦，心，何日你能夺还失地！
难道要到一百六十七年后，
你才能从鱼腹的黑暗中掣出匕首，
你才能从心的足疾中痊愈？
专诸其后七十余年，匕首依然浸满黑暗；
头颅，含着漆光，
它暗于匕首般的山脉。
在山中——哦，神女！——我终于变为女人。
不像他们总有皎洁的脸，
以酒血拭净银盘，
只有污淖妆点我面容。
心，染上了麻风；
它暗于炭，又赤于火。
它记下一个影子，其形状不可知，
就像我的妻，不记认女人古老的心。
欲转身时，她却瞥见乞者
背后有神灵，高大而壮美。
我的朋友认出我，问：是你吗，豫让？
——时间，沾满血泪，

恨不能就这样破裂，
可心只拥有一瞬：
它要么前进，要么就这样毁灭，
已不能再让我有犹豫；
我闭目塞听，
不能再看桥下的幽暗，
不听马儿惊喧。

可泪水，你讲仇敌的耳语。
我的仇敌认出我：是你，豫让，
你在众人中是贤且义，
你浸没暗中，也有皎洁的名字；
它沾满血泪，却并不破裂，
也不再需要宽恕；

我以我衣袍当下的死
偿还将来你的剑的死。

豫让跃前，跃起，
一柄剑痛切地击入袍心，
纵身跃下
那怒涛席卷的幽冥。

其后四十余年，
聂政由轶入齐，
聂政——我就是你骨与肉中的女人！
是的，严仲子知道你，

可你为何不知道我心？
知己只是忧郁的另一个名字。

你揭开面皮，下面是我的脸；
你自决双目，我代替你流泪。

聂荣和聂政本就占据同一个身体。
到了韩国市头，太阳毒辣且多情，
这让手臂泛出枯萎的金色。

你曾屠狗，现在狗来啃你腿骨；
哦，乌鸦，吃过你们那份血肉，
就速速地飞走吧！

聂荣死后，你们可以再回来，

享用她同样丰美而苦涩的脏器。

这具身体尚未因孕育而干涸，
这颗心已全是死念。

哦！母亲！早知今日，
当初又何必将荣与政的胚给分割，
既然最后都一道要化入冥河！
哦，夫君，我有比你诞下子嗣
更深重的责任，因我是死者，
而非生者之姐妹；

哦，聂政，我的弟弟，
你先安睡，

我这会儿就来 ——

天空！你愈显高远，我愈低微！

天空！你愈显蔚蓝，我愈灰败！

天空！你愈显澄净，我愈朦胧 ——

于泪水，于一个久远而悲哀的梦。

这个梦有与死亡类似的名字：

我和自己曾在同一个胚中相爱。

而于其后二百二十余年，

我又一次见到一个狗屠；

同行者还有荆轲。

我们正收拾酒水和筑，

去闹市饮而击，

去闹市饮乐而泣。

必须去闹市，否则不算无人；

我们的心，独处时都过于喧嚣，

装满了责骂和羞辱的犬吠 ——

惟有另一种喧嚣足以为我们分心。

狗屠谈论起早夭的姊妹，昨晚的怪梦，

而荆轲饮醉，谈论盖聂于榆次投下目光，
其炽烈与鲁句践的恶语一般无二。

荆轲，你或许藏着同样炽烈的心？

这颗心总在奔逃，或许有天会开始追赶？

我想象一种记忆，描绘你逐秦王于殿上，

绕着高大而壮美的殿柱旋转，
仿佛这便是永恒；
秦王，大丈夫当如是，
王殿雄阔，震慑了秦舞阳；
谁可取而代之？
可你追赶他，他却拔不出剑，
只能一圈又一圈环着殿柱，
希望永恒能拖慢你脚步；
此刻你们是殿上惟二在死去的人。
荆轲，你惧怕人，却震慑秦王的剑；
秦王，你惧怕兵器，却忘了惧怕人？
“王负剑？”“何？”“王负剑！”
这柄剑总在奔逃，或许有刻会开始追赶？
哦，荆轲，那时你是否忿悔受永恒欺瞒？
你追赶那道身影，如此切近，
你甚至能触到他扯断的袖管，
如此切近，你甚至听到他呼吸惶惑，
喉管只堪堪压住向母亲的呼救；
可是田光逼策你的匕首，
樊於期的头颅盯着你；
秦人殴打你，拽你腿脚，
重如记忆和眼泪，
带出道道血痕；
平白地飞来一颗药囊，击中了你，
药香袭入你魂灵，叫你回忆起一个夜晚，
你高烧不退，你的长姊抱你入怀，
抚弄你被泪水和汗水濡湿的头发，
一声声呼着“庆轲，庆轲，”说，“弟弟，
我们昨夜就已死去，在同一个梦里”；
而药炉一直沸煮到天光将亮，
鸡鸣唤醒了卫国街市——
这突然的喧嚣让心陷入平静，
手已因击筑而久久疲累，
你已是如此接近——

可那柄剑斫断了你左腿！
你摔落在地，那复仇的一掷！
匕首决意咬进秦王的心，
却咬进殿柱，高大而壮美。
秦王又转头如怒狮抖擞而来，
刺剑入荆轲左臂，右臂，右腿，
腹心，心，咽喉，肠与肺腑，
荆轲的身体变得冷且硬，
紧紧咬着秦王宝剑
忿恨地飞下了冥府！
哦，荆轲，冥府并非苦寒之地，
那里我也会速去，
那里热于我们各自忧郁的心。
那里的风远不如地上的萧瑟，
冥河之水也不如那易水彻骨！

告别

一 / 客泊山前忽雨

· · · · ·

夜雨孤舟客，风高柴栅开。
萧然晚钟远，鸟倦入船来。

二/春午

· ·

昏沉春觉懒，对镜促妆迟。
忽惘见红树，常思剪旧枝。
繁苞心并蒂，孤鹊翼难持。
暮雨君归处，纷纷花落时。

三 / 三月初六客宿东南

· · · · · ·

横抱琵琶弄江月，流连顾盼醉明珠。
丝窠暗结玉杨柳，桃绣香销金鹧鸪。
水起天边人影动，山平夜下雨灯孤。
十年不遇身微渺，曲毕酒酣归客途。

四 / 暄林

. .

林暄听车马，寒雾月沉沦。
春雨夜烹雪，涧花山照人。
柴门灯影动，野渡棹歌新。
梦醒孤身客，鬓丝初染尘。

五 / 金柿

. .

清铎檐风过，长安又一秋。
鸟鸣山气爽，林霁水云收。
天净雁高塔，日斜烟外楼。
城南摘金柿，赠远解离愁。

六 / 别天门

. . .

林黯天昏鸟相失，灵泉珠碎玉飞台。
青阶险陡缘云上，暑气沉浮踏雨来。
远近风惊花影乱，分明月白楚山开。
无为藤瘴多歧路，泪寄回文两处哀。

七 / 庭树

. .

江南好明月，庭树故人栽。
叶落月相似，花深人未回。
十年无壁立，一别两心哀。
郁郁青山外，依稀远客来。

八／雨夜寺中

． ． ． ．

夜雨青骢寺，溟溟白虎溪。
悯烛生死泪，入梦枕寒衣。
风晓千山彻，月垂孤树低。
石阶霜草滞，杳杳磬声迟。

九 / 年间

· ·

年时犹有彩凉发，冷露侵灯惹绣袍。
或可临窗留夜雨，未妨及社洗春桃。

十 / 远别

· ·

北地春风泣，逢君花落时。
无心悲玉雪，大醉笑天池。
更上高山阔，香泥足底随，
潮光催酒兴，梅子解醒痴。
不觉长安远，回瞻夕气垂，
野云飞树碧，寒影镜宫差。
歧路嘶羸马，分襟折暮枝。
佳朋经此去，相聚恐无期。
复请待明月，送君东水湄，
穿桥起村舍，远郭有烟炊。
搵泪怜幽草，萧萧满别思。
山童石前坐，斗草不知诗。

十一/叹红楼

. . .

玉弦尘满秋心断，月渐消磨水渐穷。
天地空明香彩影，芙蓉乱老鲤鱼风。
半声残叶梦听雨，孤啸寒塘惊渡鸿。
质弱无曾结霜雪，那堪零落淖泥中？

十二 / 八月廿三于安城西市

· · · · · ·

（八月廿三于安城西市觅回乡赠礼，未得。是夜答曰：既知君心无转移，何须物意耶？风露水草木灰者亦无不可。止莫使相思过甚，恐生悲情。嗟乎！相思之疾岂可愈哉！独自加珍重，待再会之期也。）

及归底物持为赠？海路苍苍起殷雷。
若有金丝牵玉锁，何如束帛缀琼瑰？
日摇西树徘徊久，花落回文次第开。
遂遣青鸾传锦绣，蓬山夜雨有书来：
木樨百日金空散，织机万张布未裁，
我见蒲芦坚且韧，相思莫使此心摧。
春风露翠香桃水，晓梦书残苦草灰，
风露为盟灰作简，不须金玉满瑶台。

十三 / 赠别

. .

醒知君已往，自艾不胜情。
钗落红云袖，帘收微雨声。
同为异乡客，最是苦心盟。
得语时能见？此间春水盈。

十四 / 秋饮山中忽雨

.

平楚飞红露，渐知秋入吴。
闲勾野菱角，醉趁玉茱萸。
寒照吹云子，乱萍潜老鳬。
山中多酒客，散避只须臾。

十五 / 冬夜

. .

穷冬淹留客，小径独彷徨。
星坠微灯火，街寒散白霜。
长趋缊袍热，犹问腊醅香。
山雪盈行路，主人邀草堂。

十六 / 夕暮云月

· · · ·

野筏水天断，新莲烟雨分。
夕阳何显晦，得画月如云？

十七 / 夜饮新朋

· · · ·

斗酒结佳友，相携及我家。
闲庭久承雪，小雨醉煎茶。
月白三千水，风搗十万花。
春风吹我意，月落满蒹葭。